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六目錄

宋牧仲六境圖
梁蕭山先生小牘
無知人之明
朱學士採訪遺書條奏
佟淵若尚書
異端
河泊所
邊儌戚施

宿晝
大聲疾呼
太老師
名手虛心
肉樹
李涉稱弟曰李渤
新婦生子
零丁
郭子輿

記甘肅牧監敘案
萬年庵
虞鹽
烟草　鼻烟
李廣文
記望溪先生事
程明道襲賈島詩
祀鼠　鼠嫁女
先縣侯傳

試士廢八股文
令狐
古文辭類纂序目
陽童陰童
存存
弇州妄語
治溪故里吟
買賣入詩
文廟行禮儀節

烏什
石棺銘
公主再嫁
楹聯

蕉軒隨錄卷六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宋牧仲六境圖

商邱宋牧仲尚書犖有六境圖蓋宦轍所至取名勝之最者繪爲圖凡六册烏目山人王翬手筆也王漁洋尤展成朱竹垞諸公均有題詠尚書裔孫備恪作令皖江攜以自隨粵賊亂後聞此圖歸懷遠人某嗣屢遭兵燹不知尚存否予與備恪有一面之識惜未向其索觀也

梁聞山先生小牘

黃虎癡本縣編明人尺牘墨華其自敘云短柬片札親手自書或言國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瑣屑極細極微之事大抵皆倉卒濡毫不假修飾寥寥數語流落人間而其人品之醇駁性情之邪正往往於無意中流露而出則以言觀人莫尺牘若也濬師先世由休甯遷定遠縣之爐橋自五世祖兼山府君以來多以文章品誼相砥礪一時名輩交往最多如查公士標李公東樓龔公朝聘梁公巘皆久館吾家先資政公所藏諸公墨迹會彙爲數帙兵燹之後蕩然無存茲匣中尚有岡山先生小

札一卷皆與碧岑庶咸兩伯曾祖往還手畢也先生書
名冠海內當時有南梁北孔之目今觀此卷不特書法
超妙而措詞用意楚楚有致展玩之餘恍如對面也謹
登於後吾子孫其世寶之

附録書札八通

前月一晤足慰渴懷驚擾竟日謝謝本擬由橋上赴
淮聞南路不甚好走仍由北路行矣幸致敝同年龔
公晤期當在來夏也庶老四兄弟𡁙頓首

前月共園赴爐橋時以方到書院諸務匆忙未暇修

侯曾屬代致鄙意并候近安歸時得手函深蒙關注感謝感謝令郎夜課不倦將來何可限量小兒幼而失學尚未明白刻下已打點應試觀場斷無僥倖萬一之想也附上仿本二卷又臨顏書一卷百不如人只此事少有進境耳碧岑大哥四哥不另札愚弟粱巘頓首

前小兒投府謁見取擾謝謝令姪册子一本附便奉繳檢收日前一晤頗爲暢琛別後想近履安和此謝并候庶老四哥愚弟粱巘頓首　四月十五日

頃得手函諗令兄得二甲亦不爲低安徽此番無多出色者令兄館選可必也金五哥鼎元原意中事然究竟是命如金五哥而不得一第者豈少哉承惠華麻子油謝謝附上拙書四張聊供補壁此復并候庶老四哥愚弟梁巘頓首　魚門信便中有人入都煩爲寄去又行

去歲得令兄大哥手函臨行匆匆未及作答刻下到壽始爲書就册頁并覆書便中望爲寄上舍舅在府諸叢青照感感玆有渠家信望轉致此候近好不一

庶老四哥如手愚弟巘頓首三月廿二日

客秋一別匆匆至今諸承盛情銘感何既去夏至壽僅兩月即返舍安葬先靈地尚平妥因道遠概未訃報想四哥定見原也久未通候則心緒不佳又多俗冗之故今春聞冀澄菴兄罷官或言其尚有虧空仍有餘情未見的確四哥必得其詳望便中示知以免懸念大哥想久進京老弟及世兄所養已裕秋闈在邇當翹聽佳音也茲碑客曹兄之便順佈數行并候近祉不既庶老四哥如手愚弟梁巘頓首六月初三日

今春服滿已具病呈命運不佳不敢復出山矣又行
前命奎兒歸弟正在病中不及作札致候頃承手翰
兼大哥都中見惠書帖感謝感謝茲來人回橋率筆
奉復并帖二本書一封祈便中寄京多多不多及庶
咸四哥如手愚弟粱巘頓首
聞四哥有姑蘇之遊故久未通候比想回府矣邇祉
增勝拙書册頁二本爲令弟及世兄作賀眞所謂秀
才人情也并候不一庶老四哥如手愚弟粱巘頓首
張仲雅詩

張仲雅雲璈有飛來峰訪淸涼居士翠微亭題名詩中云我思南朝國計方苦貧主和之說非無因長城莫壞且休甲沿邊之鎭煩重臣養精蓄銳一朝舉韓岳具在皆天人欲教南北各疆域莫使文武分畦畛朝廷不知此中丞彈章更御史宰相不知此大將吞聲書一紙將軍亦復不知此塵土經年行不止幸有韓王早見機豈是武臣眞惜死語語沈卓史識詩才兩兼之矣濬師案秦檜力主和議嘗言今日當南人自南北人自北高宗謂之曰朕北人亦當歸北乎檜無以應李綱之召也中丞顏岐五上章言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高宗謂之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嗚呼

若高宗者亦未始非有爲之主特無知人之明耳

朱學士採訪遺書條奏

四庫館之開始於安徽學政朱公筠條奏採訪遺書事宜一疏余曾於邸報中檢出大學士劉公統勳等會議奏稿茲全錄之以徵　昭代同文之盛

一據稱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顧現無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志之闕

等語　查古今書籍其梓印行世者固足廣資傳播而
名山著述或因未經剞劂抄帙僅存亦可備儲匯而供
研討伏讀原奉
上諭在坊肆者量爲給價家藏者官爲裝印其有未經
鐫刻祇係鈔本存留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欽
此欽遵通行在案是抄本一項應與刻本一體蒐羅
聖訓煌煌自無不恪遵辦理現在各該督撫等奏到書
單內於抄本書籍亦係兼爲甄錄果能實力從事妥協
訪求將來哀集日多則所稱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及

九流百家子餘史別等部自當並歸收錄不致有虞挂
漏至官抄其副給還原書之處久經欽奉　諭旨遵照
辦理不必另定章程應將該學政所奏之處毋庸再議
一據稱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圖譜金石二
畧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
則錄圖譜並爲考古者所依據請於收書之外兼收圖
譜一門而直省所在現存鐘銘碑刻悉宜拓取彙送等
語　查自古左圖右史經緯相資原可互爲訂證其金
石文字垂世最久尤可藉以攷古而不失其眞惟阮孝

緒作七錄始不專列圖譜一門而馬氏經籍考於諸經部內無不咸歸甄錄自不便因其與諸書體製稍殊竟致聽其淪軼應如該學政所奏令各該省於收書之外凡有繪寫制度名物如聶崇義三禮圖之類均係圖譜專家宜並爲採輯其有將古今金石源流哀敘成書如歐陽修趙明誠所著者亦宜一體彙採仍開入書目先行奏明以便甄擇取進至古來金石刻文現經流傳可攷者固多其有僻在山林荒寂之所一時難以搜尋者若必令官爲拓取恐地方有司辦理不善轉滋紛擾所有該

學政請將鐘銘碑刻悉宜拓取彙送之處應毋庸議

一據稱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可以廣中書中書亦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以獻則題奏日廣等語備查漢代藏書有中禁外臺之別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分品目本自紛歧是以彼此必須互爲校定至我

國家稽古右文表章經籍凡十三經廿四史三通等部可以嘉惠藝林者俱久經釐訂

頒行中外無不周知無庸另爲宣示至現今

採訪遺書業經奉

旨令各督撫等先行敘列目錄奏

聞俟彙齊後令臣等詳加檢覈再行開單行知取進如其中查係　內府現有之書臣等卽可聲明扣除不必列單移取是該學政所奏先定書目宣示之處毋庸再行置議再該學政又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雖少倫次然古書之全者具在請擇取其中若干部分别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等語查永樂大典一書係明永樂初年所刋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册最稱浩博舊存　皇史宬復經移置翰林院典籍庫收貯既久卷册又多卽官隸翰林者不得徧行檢閱今

該學政所奏亦祇係約畧大凡於原書未能悉其梗槩
臣等因派員前往庫內逐一檢查據稱此書移貯之初
本多缺失現存在庫者共九千餘本較原目數已懸殊
復令將原書目錄六十本取出逐細閱看其書大指係
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統事將平上去入韻字爲綱依次
編序凡經史子集等部或依其音或從其類隨字收載
多係割裂瑣碎但查原書採取各種爲數甚夥其中凡
現在流傳已少不恆經見之書於各卷中互相檢勘有
足裨補缺遺津逮後學者亦間有之若一槩摒爲陳册

不爲分別揀查殊非採購遺書本義惟是卷帙繁多所載書籍又多散列各韻之中非一時所能核定相應奏明容臣等就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內酌量分派數員令其陸續前往將此書內逐一詳查其中如有現在實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尚可集成全書者通行摘出書名開列清單恭呈御覽伏請訓示遵行

一據稱前代校書之官如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列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請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每一書上必校其得

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伏查　武英殿原設總裁
纂修校對諸員郎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等語　查
古人校定書籍必綴以篇題詮釋大意漢書藝文志所
稱條其篇目撮其指意者所以論次得失使讀者一覽
了然實爲校讐良法但現今書籍較之古昔日更繁多
況經欽奉　明詔訪求著錄者自必更爲精博若如該
學政所奏每一書上必撮舉大旨敘於卷首恐羣書浩
如淵海難以一一槩加題識查宋王堯臣等崇文總目
晁公武讀書志皆就所有之書編次目錄另爲一部體

裁最爲簡當應即倣其例俟各省所採書籍全行進
呈時請　敕令廷臣詳細校定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
分類彙列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
示永久用昭策府大成自軼唐宋而更上矣以上各條
臣等謹就意見所及逐加核議是否有當統候　命下
交與禮部行知各該督撫學政一體遵照乾隆三十八
年二月初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佟渊若尚書

佟渊若司馬法海　元舅忠勇公國綱之次子也中康熙

癸酉鄉舉聯捷成進士歷官兵部尚書雍正間命往西
甯搬取塞思黑家口未請
訓即行追抵保定復獨自進京
上責以前此既不請訓旨今又何必瀆奏公聞
諭又回保定將塞思黑家口帶領來京交內務府收管
上怒革公職究以公爲勳戚故舊不加罪聽公閒居所
以保全之者至深切也公時寓居古寺終歲不還私室
疏布羊裘從者老僕一人翛然若有以自得者
高宗嗣位大司空來公保掌教咸安宮官學生引公與

赫司空自助家望溪侍郎時直　武英殿與公交最密

侍郎嘗稱其詩忠孝發於至誠非虛譽也初公館選時

即荷

聖祖特達知由檢討遷講學侍從　皇子講讀十年直

辭正色以不欺聞中廢復起游至粵東巡撫特參大吏

更鹽政粵人至今思之曾奉

命巡察海疆歷粵閩兩浙江南諸省而督學江南尤愈

士林稱頌其詩集予曾得之惜兵燹遺失矣

異端

天主教弛禁以來中外交涉事件不能持平辦理往往激成事端識者憂之謹記雍正五年四月

憲皇帝諭內閣九卿等曰今日為佛誕之期恰遇西洋國使臣上表稱賀爾等適然相值故於在廷諸臣奏事之暇偶將朕意宣諭爾等知之向來僧道家極口詆毀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極詆佛老之非彼此互相訕謗指為異端此等識見皆以同乎己者為正道而以異乎己者為異端非聖人之所謂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豈以異乎己者槩斥之為異端乎凡中國

外國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即主宰也自古以來有不知敬天之人乎有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教之敬天有何異乎若云天轉世化人身以救度世人似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蠱惑狂愚率從其教耳此則西洋之異端也朕意西洋立教之初其人為本國所敬信或尊之如天倘謂立教之人居然自稱為天主此理之所無者也釋氏原以清淨無為為本以明心見性為功所以自

修自全之道莫善於此若云必昧君臣之義忘父子之親棄置倫常同歸寂滅更有妄談禍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門潛匿奸宄此則佛教中之異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道讀聖賢之書凡厥庶民奉爲坊表倘或以詩書爲弋取功名之具視科目爲廣通聲氣之途又或逞其流言邪說以動人之聽鬪工爲艷詞淫曲以蕩人之心志此則儒中之異端也即如巫醫二者雖聖人之所不棄然亦近於異端而巫以祀神祇醫以療疾病皆不得不用者至村巫誘人爲非庸醫傷人之命此即巫醫中之異

端也安可因其異端有害於人而不用藥乎不獨此也卽一器一物皆以備用乃位置不得其宜或破損失其本體便成異端矣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蓋子路之禱異端也夫子之禱正道也同一事而其中之是非邪正分焉是者正者卽爲正道非者邪者卽爲異端故所論只在是非邪正之閒而不在人己異同之迹也凡天下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獎善懲惡戒淫戒殺明己性端人品爲本務者其初創設之人自然非尋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

行也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悖謬之說遂成異端矣與其教有何涉乎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西洋天主化身之說尤爲誕幻天主既司令於冥冥之中又何必託體於人世若云奉天主之教者卽爲天主後身則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皆堯之後身乎此則悖理謬妄之甚者也西洋人精於歷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慕義

抒誠虔修職貢數十年來海洋宵謐其善亦不可泯嘗
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喇嘛之
教亦不輕棄而不知者輒妄生疑議乃淺近狹小之見
也總之天下之人存心不公見理不明每以同乎己者
為是以異乎己者為非遂致互相譏誹幾同讐敵不知
人之品類不齊習尚亦不一不能強之使異亦不能強
之使同且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惟存其長而棄其短知
其短而不昧其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人人得遂其用
方得聖帝賢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嗣

因烏爾陳等私入西洋教經王大臣等議奏奉
上諭烏爾陳蘇爾金庫爾陳等不遵滿洲之正道崇奉
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屢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晰
開導詢問乃伊等固執己見堅稱不願悛改如此昏庸
無知與禽獸奚別其心固已先死何必加以誅戮烏爾
陳等非鄂倫岱阿爾松阿阿其那塞思黑等力能搖動
政事斷不可姑容於世者可比此等人正法與否並無
關係今王大臣等因蘇努父子從前所行大逆不道請
將烏爾陳等即行正法所奏雖是但朕從前已將伊等

之罪暫行寬宥今復將伊等正法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爲伊等因入西洋之教被戮轉使伊等名聞於西洋著將烏爾陳等交與步軍統領阿齊圖擇一地方牢固鎖禁俾得用力窮究西洋道理伊等如知西洋敬天之教自然在朕前奏請改過也恭讀一過足徵

大聖人議論周詳具兼容並包之盛量也

河泊所

廣東番禺縣有河泊所所官一員按河泊所吾皖亦有之屬無爲州民池所在州南五十里劉家渡明正德七

年栽官池所在州東門龍潭灣南明隆慶元年栽

蘧篨戚施

爾雅釋訓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黃氏日鈔雪山云

蘧篨今龜胷戚施今駝背

宿晝

孟子去齊宿於晝注齊西南近邑孔本韓本皆作畫史

記燕兵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晝邑三十

里無入以王蠋故劉熙註亦曰齊西南近邑晝音獲按

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

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爲名水經注臨淄惟有澅水西北入沛又水出時水東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一作漕據此澅字亦不應作晝字况孟子去齊歸鄒鄒在齊之西南劉熙及朱子註皆云齊西南近邑不特孟子宿晝不得作宿畫即王蠋亦不得作畫邑人風俗通晝邑大夫之後因而爲氏最爲可據予所藏明趙維寰讀史快編其錄田單傳晝皆作晝趙必有善本毛氏汲古閣刊本在趙後也

大聲疾呼

辛幼安旣沒其墓傍僧舍時有大聲疾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此悲壯之氣有以激發之也韓昌黎上宰相書亦欲大聲疾呼較之幼安何如

太老師

明鄭仲夔冷賞云雲間楊太史汝成癸酉典豫章試榜放諸門生執贄雜來謁一無所受但語之云余髮出眉公陳師之門賴其提訓以至於茲諸君計偕日盍迂途一見勝饋遺我多耳夫眉公博物比之張茂先楊用修眞堪鼎峙固屬一時人豪然自流俗觀之猶然一布衣

耳太史不視為雲泥分隔而稱師不置又能率其門人以溯螟蛉之自師生之誼寔當於古人求之予按今日敘述師生之誼者皆屬鄉會試座主門生誇宗淵源若平素之授業師從無過而問者戊辰會試趙君會向與分校家兄芰塘比部出趙君房趙君乃太湖趙岵存觀察酉壬子本房所中也岵存子子方繼元是科亦中式子方宴客於松筠庵趙君與余皆在坐或謂兄弟之師例稱師余傲然不顧或頗訝之飲酒間趙謂子方曰曾令傲門生到世兄處謁見未知去否子方唯唯余他視

而笑蓋趙君實不知其房師岵存爲先公授業弟子也余亦終席絕不提及世道不古若豈獨師生一事耶閩林薌溪學博爲陳恭甫太史門生恭甫己未座主爲阮文達相國薌溪每稱文達必曰太老師自以得列文達門生門下爲榮一日予邀薌溪及李恢垣同年光廷林子隅太守直小集薌溪又談其阮太老師經學若何詩學若何　本朝儒林文苑中似舍文達外無能並駕者予不能耐因對薌溪曰子亦知文達出身之地乎文達在翰林時故相和珅適掌院事文達執弟子禮甚謹值

大考翰詹
純皇帝以眼鏡命題和珅知
上高年不用眼鏡先漏洩於文達故文達詩有四目何
須此重瞳不用他句暗合
聖意置高等開坊以今日言之子固不能不以沆瀣一
氣相誇恐當日貴老師恭甫先生斷不肯認和珅作太
老師耳合坐鼓掌獮溪知予好戲言亦不以爲忤旣而
思之舉竟獮老能不忘其師究勝於視師門如陌路也
名手虛心

文待詔稱沈啟南爲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王廉州薦石谷於奉常奉常曰此烟客師也焉復能師烟客耶前輩謙抑樂善之心即一技之微不肯稍形滿假今文章家動以譏訕加人聞二公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肉樹

弇州山人藝苑卮言載肉樹端溪豬肉子也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豬肉而美檢高要縣志并無此名

李渉稱弟曰李渤

相傳劉文清公寄其父文正公家報下書男劉墉百拜按唐李渤乃李涉之弟涉有與李渤新羅劍歌所謂我有愛弟都九江一條直氣今無雙也稱弟曰李渤亦奇

新婦生子

尹文端公在翰林時未司文枋至乾隆丙戌始奉
命為會試考官
上戲之曰汝可謂新婦生子矣是科監試劉松臺侍御亦從未分校自謂似未字之女時人傳為佳話文端有二截句云杏苑懸弧典故新每因生子憶生身凌雲老

樹枝分後可念當年手種人予之座師房師俱已辭世宮花彩映繡衣新半老依然未字身自笑殷勤還學養宜男却是讓他人

零丁

戴良字文讓失父零丁曰敬白諸君路行者敢告重罪自爲續古文苑下有禍字積惡致災交續古文苑無交字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良可痛傷當以重幣續古文苑無幣字贈用相償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捲如胾唇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

其面目鴟頭鵠頸猘狗眼（續古文苑無眼字）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牙齒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白陷如米（續古文苑無米字）羲梠按零丁即今之招帖也

郭子興

滁陽王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以日者術遊定遠言禍福輒中元末子興與其黨孫德崖起兵據濠州稱元帥明太祖初至子興厚遇之因得成大業及即位子興久沒洪武三年追王建祠按滁陽王據濠時麾下有

郭子興與王同姓名太祖在甥館子興歸心焉軍行嘗備宿衛累功進統軍元帥後隨徐達取中原克汴梁守禦河南移鎮鞏昌卒贈陝國公謚宣武

記甘肅收捐監穀案

甘肅產米較少邊地倉儲必須充裕故藩庫有收捐監穀之條藉所收糧石以資裒益行之日久官爲家人竟視爲利藪因緣滋弊乾隆四十六年阿文成公桂勦辦甘肅逆番諸事李相國侍堯再起爲陝甘總督有旨飭阿李二公實心查辦文成覆奏稱係王亶望任藩司

時總督勒爾謹奏請開例且一面奏立規條一面即公然折色包捐亶望得擁厚貲而去　上震怒提訊勒爾謹並將亶望拏交刑部審訊復令阿李二公將歷任道府何人如何冒銷賑濟如何勒買分肥逐一查明參奏旋據奏稱按察使福寧供開捐之始即係折色并未交糧其時王亶望將實收總交蘭州府存貯給發各州縣或多或少俱係藩司主政至折色銀兩并未見買補歸倉多係放銀抵糧盤查結報皆係具文又據知府宋開煌供前因敦煌玉門兩縣册結以未經盤查詳請展限

王亶望不准只得在省出結又據福寧供各屬報災分
數俱由藩司議定具奏復補行取結并未親往勘驗放
賑亦不監視且各州縣多捐者賑卹必多無災者報捐
亦少王亶望竟若預知被災輕重定發賓收多寡其為
侵蝕浮銷毫無疑議再王亶望於每名監生公費四兩
外又加襍費一兩王廷贊復任後又加銀一兩至此事
總不過首府首縣數人經手請將蘭州府知府蔣全迪
前任臯蘭縣知縣捐升刑部員外郎程棟革職提審并
王亶望任內假捏結報之歷任道府王廷贊秦雄飛福

寧等現任官二十一員革職審訊又丁憂事故之潘時
選等十三員由吏刑二部查明將現在者一併革職解
審得　旨先將蔣全迪程棟拏解蘭州其曾任本道首
府及首縣者一體拏解審訊王廷贊解交行在俟王亶
望等解到再行會訊廷贊又供出饋送王亶望銀兩之
武威縣知縣朱家慶固原州知州郭昌泰涇縣知縣邱
大英西寧縣知縣詹耀璘分別提取訊供行在大學士
九卿會審按律定擬請將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即行
正法　上賜勒爾謹自盡亶望立斬廷贊改絞監候旋

將全案擬定罪名奏入奉 上諭侵冒賑銀三萬兩以上之程棟陸瑋邓禮善楊悳言鄭陳善蔣重熹宋學涫李元椿王臣許山斗詹耀璘陳鴻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陳澍伯衡孟衍泗萬人鳳等二十犯又冒賑不及二萬兩而任內有侵欺建倉銀兩之徐澍㮊陳部二犯改爲應斬監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實官犯內辦理今各省官犯已經勾決著派刑部侍郎阿揚阿馳驛前往甘肅會同該督李侍堯傳旨曉諭監視行刑其侵冒銀一萬兩以上之閔鵷元林昂霄舒玉龍王萬年杜畊

書楊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謝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犯
又冒賑不及一萬而任內有侵欺建倉銀兩之錢成均
王旭陳金宣宋開煌等四犯從寬免入本年秋審仍牢
固監禁其侵冒銀自九千至一千兩以上之韋琰尤永
清萬邦英丁愈趙元德顧汝衡宋樹穀黃道熙蒲蘭馨
章汝楠侯作吳董熙沈泰德爾更額善達華廷颺賈若
林麗標史堂覺羅承志李弼申甯吉謝廷庸葉觀海麻
宸張毓林等二十六犯俱依議應斬監候其餘擬流各
犯除夏恒一犯另有諭旨解部審訊外餘俱照所議完結

等因欽此四十七年　上兪蘭州逆回蘇四十三肆逆時謝桓宋開煌萬邦英董熙黃道畀曾有微勞免謝桓等死發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准援釋所生親子亦不准應考出仕并飭查通案有無似謝桓等情節曾經阿桂等摺內聲敘出力者許其自行陳訴經李公查奏蒙　恩將舒玉龍等二十四犯照謝桓等一體免死發遣惟閔焜係告病之員并未在甘所陳隨同守城竟係虛揑仍予正法云

萬年庵

湖北蒲圻縣港口驛有萬年庵明崇正三年邑令林增志重建中供旃檀佛像乃蜀僧松隱赴吳募造載往峨眉以路遠乏資遂留供於此庵初建林君名曰萬年甫落成而佛像適至時吳之方伯張余峰送松隱序文有萬年安堵語越人吳元昌曾記其異法堂題額歇心處三字董文敏其昌所書雍正癸卯吳荆山尚書士玉奉使過庵重修文敏題額并成五律一章云橋外雙溪合奔流觸石喧荒庵喜夜寂高枕聽濤翻洗鉢持清課看碑識舊恩恩翁題額在長與鎮山門嗣後和韻者至數

百首刊有詒餘錄一帙先伯曾祖竹村通守_焯乾隆戊戌官楚北時曾宿庵中其步韻詩云古寺蒼崖裏那聞車馬喧泉聲穿石響鳥語雜花翻殘楮留新句野僧述舊恩我來聊小憩屬爾守宗門勞人心漸歇無復問塵喧山逕松陰合溪清竹影翻有時參佛法何日報君恩此地如重過還敲不二門竹村公爲餘齋公之兄詩文均有宗法兵燹散失無從掇輯何幸於茲錄得之亦吉光之片羽也

虞僊

禮喪大記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鄭注以為虞筐未詳按士虞禮報虞訃喪虞安也筐牀名莊子齊物論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註司馬云筐牀安牀崔云筐方也一曰正牀據此虞筐當卽安牀之別名

烟草　鼻烟

烟草出呂宋國一名淡巴菰中國惟閩產佳萬歷末有携至漳泉者馬氏造之曰淡肉果漸傳至九邊皆銜長

管而火點吞吐之有醉扑者崇正時嚴禁不止見方氏物理小識本朝則到處有之王阮亭先生所謂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烟草者乾隆以前尙係用木管竹管鑲以銅烟鍋吸之名曰旱烟後則甘肅蘭州産水烟以銅管貯水其中隔水呼吸或仍以旱烟作水烟吸而水烟之名又有靑條黃條五泉綿烟諸目旱烟袋大小不等以京師西天成家爲最水烟袋用白銅製者惟蘇州汪雲從著名湖北漢口工人亦專精製造近年來又有銅製二馬車水烟袋者以皮作套空其

中一安烟袋一安烟盒兩旁有烟紙筒二可以息火製作益精且便於携帶於北地車中最宜洋人復製烟葉卷束如葱管長僅三四寸以口銜之火燃即吸其味烈易醉又於馬上最宜若鴉片烟之流毒天下實非旱烟水烟比矣獻縣紀文達公好吸旱烟每一次烟鍋中可裝二兩自內城至海淀尚不盡都人呼爲紀大鍋吉林文博川宮保吸水烟一次可二三十袋予每過作詩文時亦手不肯釋然不過時吸時止不能如宮保之吸而不歇也烟草之外復有製爲鼻烟者細如粉末香袓筆

記云可明目有避疫之功以玻璃爲瓶貯之瓶之形象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玩以象牙爲匙云云不知近日鼻烟壺專尚翡翠白玉瑪瑙蜜蠟諸品一壺有直數十金數百金者昔司馬溫公攜茶以紙爲貼范蜀公用小木盒子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葢不知後來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者古今時勢如出一轍今之烟壺非即昔之茶器歟昇勤直公昇寅戈壁道中竹枝詞云皮冠冬夏總無殊皮帶皮靴潤酪酥也學都門時樣

子見人先遞鼻烟壺可見此物流傳之遠矣

李廣文

南海李葆初廣文愷疇以名孝廉秉鐸高要訓課有程式人亦樸實不愧校士之官也著海樓吟草錄其佳句五言如登鎮海樓云河山分一角天地豁雙眸春暮云落花紅滿逕飛絮白隨波七言如帆影云一片夕陽芳草渡六朝烟雨落花洲水仙花云漱石已無烟火氣還丹全換綺羅身春郊云桃葉渡頭雙槳去杏花村外一篩來野望云半竿紅日銜珠勒一路香風趁酒旗湞

江云薄宦頭銜清似水暮年心事懶於雲長夏云飲水自知同我淡栽花翻比應官忙又五絶一首云魚子還輕舟打魚水深處滿天風雨來掉入蘆花去皆清微淡遠饒有唐音

記望溪先生事

康熙五十年辛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語多狂悖吾宗望溪先生以集序列名爲連被逮下江甯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其序文實非先生作也五十一年正月刑部等衙門題察審戴名

世南山集孑遺錄內有大逆語應即行凌遲已故方孝
標所著滇黔紀聞亦有逆語應剉屍汪灝方苞爲名世
作序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拿自首應發甯古塔安
插編修劉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出首亦應革職癸
巳二月獄決蒙
聖祖矜疑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益獄詞具於辛卯
冬丑上五折本至是竟始下
聖祖素知先生文學三月二十三日
硃諭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

管和素賀曰
特旨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又命
作黃鍾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又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
上告諸翰林此賦卽翰林老輩中兼旬就之不能過也
嗣是每以
御製詩文宣示南齋諸臣輒問曰方苞見否與諸大臣
論本朝文學必曰視方苞何如白衣侍直實異數也既
而移直　蒙養齋與徐公蝶園承修樂律
上命諸皇子與之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

世宗嗣位覃恩赦歸原籍而滇黔紀聞案內先生近支族人之隸漢軍者亦肆赦

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也先生旋蒙

恩眷特擢中允歷官侍郎乾隆初罷職復

賜侍講銜歸里年八十二卒按先生以文章名久直

禁廷遷擢卿貳然從未一掌文衡云

程明道襲賈島詩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賈島詩也明道先生九日訪張子直詩云下馬問老僕言

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直襲島語何耶

祀鼠　鼠嫁女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尾舞於宮端門中往視之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祀鼠舞不休按近俗每於除夕備酒果置空室中飼鼠謂可免鼠嚙甚有所本又相傳除夕爲鼠嫁期小兒女用饅頭插通草花於上散置僻處謂之送嫁某人曾有句云迨吉宛同人有禮于歸誰謂汝無家眞妙絶也

、先縣侯傳

先黟侯諱儲字聖明藝文類聚八十八卷作聖明歙縣志則作聖公家譜作勝明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五卷引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某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公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云云歙縣志公精孟氏易通圖讖建初四年舉孝廉又舉賢良方正對策爲天下第一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極諫之士丹陽太守周歆以公進公極言天降災咎之由上召見公等試解棼絲衆莫能理公拔劍斷絲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上深偉之除郎中尋出爲句曲令六年遷阜陵令

遭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十本致馴鶴白兎之瑞元和初轉洛陽令和帝永元五年六月將郊祭以公善天文問之勸帝毋往其日天晴明帝遂行詔責其欺公曰臣受書先師推步萌兆今咎時且至願乘輿亟還使者去公歎曰爲人臣恥蒙不忠名遂自殺比駕還雨雹大如雁子鹵簿後乘士皆疾馳去帝大驚使召公公已死帝甚傷之追贈太常尚書令封縣侯詔護其喪還葬世皆言聖公仙去於是民廟祀之兄儕南郡太守儼丹陽太守剛果皆類公按建初五年二月日食永和五

年六月雨雹皆與范史合惟方氏宗譜載公由洛陽令
授太常卿言天變不報自殺夫人包氏大鴻臚咸之女
孫亦以死殉志所稱贈太常尚書令不知何據漢百官
志太常卿中二千石尚書令千石注蔡質漢儀曰故公
爲之者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品秩較異既贈太
常不應又贈尚書令當以家譜爲正然家譜書官至尚
書黟縣開國公亦誤尚書止六百石秩尤卑也譜又稱
公夫人王氏或先娶於王後娶於包歟公三子長諱覿
次諱覲次諱洪

試士廢八股文

康熙三年以八比文多剿襲鄉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丙午直省鄉試皆照改定章程行至八年己酉科復用八股試三塲前科改三塲爲二塲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請廢科日大學士鄂爾泰等議駁迄今遂仍其舊云

令狐

令狐地名也又複姓也令音零唐令狐綯以其姓氏少宗族有投歸者多薦之遠近趨走至有胡氏添令者溫

飛卿曾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古文辭類纂序目

本朝論文章者必以桐城三家為正宗望溪侍郎開其先海峰學博繼之姬傳郎中又繼之鄧嶰筠尚書謂學廬陵而兼子固者望溪也學廬陵而兼長公者海峰也姬傳文師廬陵而上溯子長與熙甫皆神似而不以皃此論甚確余則謂侍郎文今之布帛菽粟也學博文今之錦段組繡也郎中文才高識廣理境澈透於方劉兩家外又別出機杼近人頗有以薄弱少之非知文者矣

郎中撰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首刻於興縣康氏再刻於金陵吳氏玆錄其序目俾後學行文知有正鵠不致流於邪派

附序目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病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

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

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
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
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
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
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
爲之也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
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
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

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

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而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子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

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
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絶前後作
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
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
王制肅强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
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
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
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

故悉傳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
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
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
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
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
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
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
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

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

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

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畧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

編辭賦一以漢畧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也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

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
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
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盖尤甚焉以其形
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
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陽童陰童

童未冠者之稱女子在室亦曰童子顓項子號老童禮
雜記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陽童謂庶殤宗子則
曰陰童見鄭註

存存

元馮山人號存存　本朝亦有李存存

弇州支語

王元美卮言云得姓之貴者無過於我朱及劉李趙也明朱姓自高祖於今十三帝矣真王代傳前後不下四百郡王將二十倍之矣又有閏帝則梁太祖父子也濬師按明高定鼎後撰朱氏碑記敘述本支高曾以前無考者悉付闕如此豈帝王之有真識見處不似李唐之冒認元元皇帝爲始祖也元美以梁氏父子比明高得

姓之貴將欲明髙與亂臣賊子作同宗乎可爲謬妄

治溪故里吟

先六世祖公衍府君諱景蕃避明末兵亂於順治八年遷居定遠縣西鄉爐橋鎮遂家焉二百餘年聚族而居今已七八傳矣咸豐癸丑粵匪陷皖淮北土匪蠭起吾鄉屋廬田産蕩焉無存予隨兄官南韶連道時曾作冶溪故里吟玆擇錄五十三首逐句注釋付孫喆孫喜兩兒收之緬祖宗締造之難閱八世滄桑之變且以驗物情紀服食撫今追昔感慨係之可當一編周處風土記

讀也詩曰鑄鐵銘金事有無傳聞故老定非誣曲陽古治今雄鎮漫把南爐較北爐原注吾鄉爲北爐橋爐塘寺爲南爐橋相傳皆魏武鑄軍器地鱗鱗千墅傍肥河清洛西流卅里多濬師注清洛澗屬定遠縣治郎苻堅屯兵爲晉師追敗處豈止壽州街接壤濬師注壽州街去爐橋西門三里遠鄰保信近平阿濬師注保信係鄉集名平阿懷遠縣也與爐橋接壤牽車服賈度閭闠鈴鐸郎當三里灣濬師注三里灣去爐橋三里爲往來貿易通衢除卻水鄉平似砥眼前突兀舜耕山濬師注舜耕山係懷遠西鄉海陽聚族鄣源地三十三都舊有村濬師注予家先世住休甯三十三都鄣源村休甯乃古海陽治也白嶽雨中眞入畫飄零無復雪泥痕原注先大夫曾至鄣源省

墓歸倩施丈璺癡繪雨中望白嶽圖今已不存

清白家風六代傳渡江卜築慶綿延泮芹化出科名草濬師注予家自五世祖兼山府君康熙壬申入定遠籍補博士弟子員自壬申至同治己巳入泮者一百十人中鄉舉者十六人登進士者六人五貢十餘人皆兼山府君本支

瑞兆隹城十里邊濬師注公衍兼山兩府君暨五世伯祖于開府君均葬爐橋之河頭鄭堡俗名十里廟

北堂種德毓孫枝濬師注先曾祖龍坡府君早世曾祖母陳太夫人苦節撫孤蒙恩旌表

想見津門獻賦時濬師注嘉慶戊辰 仁宗巡幸淀津世父蓮舫府君獻賦行在拔置一等賞給舉人

苦節冰霜天不負筠心兩字表崇祠濬師注津門 召試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賦題曾祖母陳太夫人節孝坊成即建支祠於後因以筠心顏堂額

說史談經骨相癯含飴鄰下樂喁喁九河一賦波瀾

闊原注予少作禹疏九河賦先大父甚賞之畢竟還堪覆瓿無濟師注先大父豫園府君晚年率先公暨八叔父稚通公及予箴兄讀書於半舫予箴兄十四歲時曾作禹疏九河賦先公手為點定大父閱之甚喜今此稿尚存濟師匣中玉關生入喜何如恬退甘為林下居鶴髮婆娑雁行肅芝蘭吐秀滿庭除濟師注先世父効力伊江道光戊子蒙恩賜環歸築撫松草堂侍先大父與諸伯叔父談經講藝棣棠之雅實近今所希柳骨顏筋腕底分研池鎮日長烟雲原注先大夫有濂研圖小照今亦不存魏子無筆傳家學孤負芸窗指授勤濟師注先世父與先公并工八法臨池染翰淮南北有二難之目兵燹後濟師搜羅先世父先公手蹟雙鉤壽諸梨棗題曰二方合璧俾吾子孫世守焉阿叔愛儂如愛兒琢磨許到鳳凰池原注三叔父課予詩文即今雙鬢

消磨日難忘垂髫問字時濬師注子箴兄自數齡至入泮皆先公親課之濃淡

清奇細討論無私化雨沐深恩原注予制舉業受益於叔祖采卿公居多殘

篓賸墨歸何處原注當年所筆削文字無一存者腸斷梅花山畔村濬師

注采卿公諱玉琛嘉慶丙子舉人己卯進士制藝最為座主蕭山湯文端公推許卒葬梅花莊瞻榆望

杏向平梁原注先大夫與諸叔父在盧州公置遺筠心堂祭田欲仿吳中范氏莊

莫謂前賢難接武今人亦自有晁六安張華亭接竈迎神祀

天地炷香默禱矢虔誠尊卑嫻習元辰禮家廟返來天

未明濬師注吾家沿徽州舊俗臘月廿四日送竈除夕五鼓迎竈神後設香案在廳事中展拜謂之拔天地禮畢尊長率卑幼赴宗祠拜祭清明冬至典交崇華胄遙遙元老公

少小青衿司祝版也能朗朗達神聰濬師注吾家宗祠定期清明冬至兩祭請年長登仕版者主祭子弟之在黌宮者司獻帛獻爵及讀祝文等事祭畢設席堂中所以享餕餘也

年年除夕架松盆肅拜堂前笑語溫六簋家風仍不改二更守歲便封門濬師注除夕用鐵盆架松枝松葉於階下焚燒謂之架松盆二更用紅紙封門守歲年節飲饌惟六盤六盌以示節儉

迢遞瀧岡展孝思每逢佳節益淒其龍鍾祭墓人猶健幾輩兒童策馬隨濬師注先曾祖父母暨先大母宜太夫人葬卯家嵩先大父暨先大母徐太夫人葬高塘寺先大母龐太夫人葬吳家湖每值年節伯叔父偕子姪等祭埽并次第拜各先世墓

中饋羹湯手自調機聲軋軋到寒宵

庭幃慈儉垂型久每飯恒思陋巷瓢原注吾家自先曾祖母每日以粥飯

之餘施乞丐數十年遵行不改云

博士龍眠奉女宗原注謂桐城女師吳先生深閨展卷習雍容書聲忽地琴聲和窗外蟾輝分外濃濬師注桐城吳夫人鍾文貞館予家十年餘予母陳太夫人叔母宜太宜人暨諸姑祖母諸姑姊咸受業焉吳夫人刊有詩集行世即隨園詩話中所稱鍾睿姑是也

渾堅樸素立規模養拙唯期守敝廬原注舊居廳西小軒額曰養拙

底事璵璠炫珍異斑斕獨愛古鐏于濬師注先世父所藏古鐏于高三尺許五色斑斕希世寶也先公亦匯有諸葛銅鼓一器今銅鼓尚存而鐏于已付劫火矣

漫同阮氏分南北休戚相關儼一家原注先世十房東西分居

澤底岡頭洵鼎盛銅盤會食不須誇濬師注予曾祖輩共十三人存十八皆同胞同祖兄弟後分東南兩房居之東門皆高祖厚齋府君支派南門則叔高祖存齋府君支派

也

蘢蔥烟靄河塘畔老圃經營十幾秋原注豫圃爲先大父所築其後八叔父居之拳石盆花自料理登臨不用杖扶鳩令名恰稱陶嘉月迤邐房櫳曲沼隈好景教人忘不得繡毯如雪傍櫺開濟師注豫圃西偏有船房一區先大父顏之曰陶嘉月詹傍繡毯一株大可合抱百餘年物開時晶瑩一片足稱雅觀

愛竹山房藕正花倚雲軒內綠陰斜夕陽雨過登高看天外一峯橫鎖訝濬師注豫圃中愛竹山房倚雲軒皆歛鮑雙五侍郎所題鎖訝山爲定遠最幽險處遊蹤不斷

池心亭子榜新辛樓角花枝簇簇勻四面爲嫌山色遠嵌空平地起峻峋亭濬師注新辛亭建於道光辛巳先大父所親署也大父以曾伯祖餘齋河庫歸田後亦曾建亭起園裁花種竹此亭之建恰又值辛年故

名新辛云假山在亭之左登之可瞰十數里甲第紛如列戟排編茅別墅讀書齋海棠爛漫春風後月寫孤松影上階濬師按予家分東南兩門居住宅第均閱厥先之以土匪繼之髮賊千簷萬瓦都付焚如可勝浩歎臺榭玲瓏數望園原注四叔父所居紅牙低唱夜開樽出門乘醉歸猶嬾且去敲棋栢蔭軒原注子祥子健兩弟書室濬師按叔父芝山公築望園於東門外饒花木之盛栢蔭軒在望園對門二伯父後叔公宅也花意都隨笑口開朱朱白白豔重臺半園擊鉢聯吟日惆悵玉堂人未回濬師按餘齋河庫歸田後於曲陽門外後街卜宅弛其地數畝疊石種樹顏曰半園後歸世父蓮舫公道光甲辰半園牡丹開至三百餘朶世父邀楊體之大令黃琴士先生汪杏池丈及先公先叔輩飲酒賦詩極文讌之樂子箴兄即於是夕發副館烟波

渺渺集帆檣滙入淮流匹練長一夜五橋春水漫鷺絲飛到月牙塘濬師按月牙塘在東門外後街塘形如月其源直通長淮高田下隰綠油油塘壩雖多旱向愁兩季午秋需雨澤老農都說望天收濬師按吾鄉田地以麥為最有一麥抵三秋之諺望天收言雨暘應時自獲豐稔蓋亦鄉諺也田將牛計休論種原注吾鄉田百畝則曰一具牛佃倩人耕只問租大戶村莊難考核入倉升斗盡模糊莊收麥子隔年陳老米偏呼稻粒新粥飯三餐兼餅餌縱然鮭菜也調勻蒸和菽乳配晶鹽芥子葫蘆不用添原注吾家居南街者以市醬得名其秋油可匹鎮江醋自古八珍推是主玫瑰羞說富家甜濬師按吾家南門三房有

醬園一所開設一百餘年麥黃豆綠均堪釀撏戰分曹酒國降誰道五香酒名供輭飽白波終不敵封缸濟師按吾鄉五香酒最有名封缸酒則以糯米釀成者味甜而醉人較五香甚又去爐橋九十里地名龍岡釀大糀酒亦佳足敵山西汾酒飛羅密糝白於霜牢九堆盤肉貫湯羹煞如酥寒具薄陶家製作最精良濟師按爐橋有陶允謙者製油酥餅絕妙其薄如紙二丈一枚陶死其子復襲其業白魚入饌嫩於鮮紫蟹紅蝦伴玉卮更有麪條殊脆滑冰鮮北地漫稱奇濟師按黃瓜魚出淮河極鮮美即京城之冰鮮也雛雞乳鴨都名筍到口渾疑玉版鮮割取一臠圓若盞原注猪尾肥美不亞於金華火肉老饕相對欲流涎濟師按吾鄉以雛雞雛鴨名曰筍雞筍鴨言其嫩也猪尾

遠近呼曰橋尾他處屠人無能仿效者不似江瑤圓柱撐郤倖花蛤要蕁烹蠙珠本入天家貢漁父如何喚作蟶潛師按淮河蛤蜊俗呼蟶子殼不甚大漁人剝其肉以木棍鞭其四圍極薄肉貫於中清燉紅燒異常鮮美揚州醉蛆廣州蠔食皆不及也新摘馬蘭甘類薺籐筐甜菜原注郎枸杞苗賣長街廚娘秋末饒風韻滿架垂垂紅繡鞋原注扁豆名潛師按馬蘭頭其甘如薺淮南北有之紅繡鞋子大而皮薄味異他種似閩番舶愛金鍼原注菜名馬齒叢生石磴陰早韭晚菘齊減味擔來霜裏菊花心原注菜名潛師按金針菜馬齒菜菊花心白菜皆吾鄉所出賈人捆載赴各處售賣靚容頻婆貌不同芬馨遠過麝香紅原注形大如李俗名曰柘由青而黃而紅其味皆美憐渠未入詩人詠埋沒

鍾離片壤巾嶽歛龍孫褁凍芽六安栗子霍山茶丹砂萬顆原注石榴淮濱熟親串分投酒興加濬師按一夜四山雷起雨滿林無數長龍孫放翁詩也吾鄉少筍冬月自嶽歛來者絕佳懷遠石榴子小而肉厚味甜如蜜不亞白馬寺種也朱家郭解人推重已伏兵機歌舞場一片魚鱗寒似雪春燈影裏護紅妝濬師按鳳陽鄉俗每值燈節前後數日卒以花鼓燈爲戲往往紛爭搆衅雕青惡少率帶刀劍護持之沿及後來強梁愈甚遂遇事即白刃相向矣姑息因循可奈何無端蠻觸起風波四門帥主分雄長不是當年安樂窩濬師按爐橋初團練鄉兵以主簿統之頗有約束後則官勢日蹙而刁民肆起邀結東西南北四門自稱帥主官紳拱手莫可如何持籌握算劇艱辛孤立何曾德有鄰一自皖江

馳羽檄虎狼權當保家人濬師按匪亂時各家皆募勇丁爲之保家稂莠不齊後卽由保家者串通外匪强刼財物受害益深釃酒椎牛戶戶忙禿襟短袖太猖狂意園原注鐵君叔父別業花木含愁甚蠟屐無人三徑荒濬師按鐵君叔父意園經始於咸豐元年園甫成而寇亂作樓臺花竹拆毀一空園中堆石有極緻透漏之巧係自半園移來爲餘齋河廂所剙置者淸淮樓下擁貔貅百里衙寒虎帳投兩度留兵衛桑梓書生豈爲室家謀濬師按爐橋一帶外侮內訌朝不謀夕先公屬鐵君叔父及子箴兄兩赴臨淮大營商之袁午橋漕帥撥一軍專駐爐橋捍拒三年賊不得入殆先公與鐵君叔父先後避亂壽州子箴兄携余與弟姪輩北上屑事無人遂遭蹂躪泉刀散盡總無財蠶食鯨吞禍已占碧血橫流爭笛浦滿腔愁緒萬重

添濬師按江中丞守廬州城兵饟兩乏之時舒興阿擁兵八千人去廬八十里駐紮坐視不救以致失陷廬州破而淮南北事遂不可問矣南北諸軍壁上觀老師糜餉共偷安雄才半入蓮花幕傲骨羞將劍鋏彈濬師按淮南北兵潰後賊焰愈熾僉王宵小方且以軍營爲得計予家雖南北奔馳無一人投營者文字無靈骨董灾盜非有道令人哀探囊胠篋尋常事萬卷圖書付刼灰濬師按先世父與先公收藏最富金石書畫插架盈箱癸丑以來迭遭兵燹所存者百中之一二矣書來漶漬快開函浩渺重陽穩挂帆流寓他鄉終計左好辭大蜀山名賦長鑱原注子祥昨有書來已由上海返興化予甚望其歸廬州並可探吾鄉消息濬師按子祥兄濬履官桐城訓導庚午丁艱尚留滯桐城餓宅樓桑近日邊原注友蘭兄全家居涿吾

宗孝友獨稱賢伶仃異地同齊贅十弟尚在山左依其岳家未敢輕登泛海船濬師按友蘭兄名汝翊大挑知縣官直隸最久兵亂後徙家涿州今復作歸來之計矣十弟濬觀以署正供職京師丁卯夏遘痢疾殁其孤甃僅予携之出粤惟望其讀書成立耳半百光陰荏苒過時艱無補忽蹉跎白頭貢叔相思否獨向西湖理釣蓑原注閩閱丈獻之居潁州濬師按閱丈名士暄戊子孝廉官天長訓導其尊人超亭先生先世父業師也幻影泡光感不禁閒中屈指去來今淮山淮水都無恙可許他年拄杖吟

買貧人詩

東坡詩一枕清風直萬錢何人買向北窗眠此翻用太

白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意也若施希聖蘭缸如畫買不眠玉爐夜起沉香烟不特東坡句不及郎太白句亦不及盧陵詩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此翻用工部盡捨書籍賣來問爾東家意也若梅宛陵欲賣蟾蜍一寸魄不特盧陵句不及郎工部句亦不及錄之以質世之分唐界宋者

文廟行禮儀節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讀史者謂漢家四百年精神命脈全在於此我

朝雍正四年八月

上親詣

文廟行禮祭畢

諭禮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孫柱曰儀節內開獻帛進

酒皆不跪朕今跪獻非誤也若立獻於

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爾衙門可記檔案以後照此

遵行仰見

聖主崇儒重道至意謹恭識之

烏什

洪北江太史著乾隆圖志載烏什在庫車西北千里亦漢時城郭諸國乾隆四十年賜烏什名永寧城城周數里移參贊大臣駐此其東二百里爲阿克蘇回城又東四百五十里爲拜城又東八十里爲賽里木回城皆統於烏什參贊長白春介軒先生春熙晉鎮斯土有書懷詩四首云難得親朋雁訊通易收駿骨渥洼中聽歌猶是伊涼調前任甘涼道七年問俗誰移鄭衛風場藿園蔬清有味芻糧蒲酒戶常豐柳泉更稱梭梭木土人呼炭曰梭梭木且試新茶撥火紅春深亦有好桑

麻白板紅橋翠影遮幾許尉頭非絕域烏什漢為尉頭國卻從天外望中華雲霞艷艷籠山廟山廟為本地一景楊柳依依蔭使衙署左右柳樹成行堪羨前賢楹帖好暫留只看一時花廳事有聯梅谷前輩楹聯云且少愁從萬里程來莫久留看一時花去晚上城樓獨撫闌蒼然雲物望中寬地當一面崇墉壯堞倚層巒六月寒邊鎮事真成雜霸河山局本是偏安參軍莫訝多蠻語半屬夷官半土官一隅渾似隔塵寰閶闔天高絕仰攀遠宦倍思鄉國好尋城偏有簿書閒長驅士馬誰稱霍久鎮邊疆卻憶班惆悵年來輪鐵盡隴雲湘月又關山予由

廿涼道陳泉湘南令復拜領烏垣使節按柳樹泉在烏什城南五里柳樹中有泉水涌出回人呼爲哈喇插起譯言靈泉也多水則豐少則歲歉甘則太平苦則災祲見西域聞見錄梭梭木及山廟等故實又他書所未載也先生以名翰林晉分校春秋闈出任監司歷官都護風流文采傾倒一時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矣李恢垣光廷漢西域圖考烏什城乾隆三十年重建賜名永寧始任辦事是歲移爲參贊治所五十二年移參贊于喀什噶爾乃設辦事大臣一員幫辦大臣一員滿營佐領一員八旗換防兵百四十名城守都司守備各一員綠旗換防兵百八十五人屯田參將一員兵二百五十人嘉慶二十一年裁綠旗兵六十名撥阿克蘇據此與洪氏圖志作乾隆四十年建賜名永寧異應攷

石棺銘

史記秦本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作石椁於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霍太山按此銘北海馮惟訥詩紀中漏載

公主再嫁

漢光武以湖陽公主寡欲妻宋宏隋文第五女蘭陵公主初嫁儀同王奉孝卒再適河東柳述此公主再醮之

見於史冊者唐書專撰公主列傳其間高祖十九女高密嫁長孫孝政後嫁段綸長廣嫁趙景慈又嫁楊師道房陵嫁竇奉節又嫁賀蘭僧伽安定嫁溫挺又嫁鄭元璹太宗二十一女襄城嫁蕭銳又嫁姜簡南平嫁王敬直又嫁劉元意遂安嫁竇逵又嫁王大禮晉安嫁韋思安又嫁楊仁輅城陽嫁杜荷又嫁薛瓘新城嫁長孫詮又嫁韋正矩高宗三女太平嫁薛紹紹死又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昏武后殺武攸曁妻以配主中宗八女安定嫁王同皎又嫁韋濯又嫁崔銑長甯嫁楊慎交又

嫁蘇彥伯安樂嫁武崇訓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卽嫁之睿宗十一女薛國嫁王守一守一誅又嫁裴巽鄎國嫁薛儆又嫁鄭孝義元宗二十九女常山嫁薛譚又嫁竇澤衛國嫁豆盧建又嫁楊說貞陽嫁源清又嫁蘇震宋國嫁溫西華又嫁楊徽齊國嫁張垍又嫁裴頻又嫁楊敷咸宜嫁楊洄又嫁崔嵩廣甯嫁程昌胤又嫁蘇克貞萬春嫁楊朏又嫁楊錡太華公主亦嫁楊錡新平嫁裴珍又嫁姜慶初肅宗七女蕭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紇英武威遠可汗郜國嫁蕭徵又嫁蕭升自代

宗後公主無再嫁者宣宗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所以維持風化者深且遠矣又按睿宗女玉真公主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天寶時乞去公主名號實應時卒元宗女萬安公主未嫁天寶時爲道士楚國公主嫁吳澄江後亦爲道士代宗女華陽公主未嫁丙爲道士封瓊華真人順宗女尋陽公主太和三年與平恩邵陽二主并爲道士憲宗女永嘉公主永安公主穆宗女義昌公主亦均爲道士李唐家法真不可解三國志吳大帝二女長曰魯班字太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

前配朱據
後配劉纂

楹聯

林薌溪徵君謂作長聯如懸繩千尺崖墜而不斷又如騎五花快馬奔山絕澗一勒便轉王補帆中丞在福州寄潞師書曰吾弟作長聯尤雄健兄於斯事亦有癖但不爲長句每以爲楹帖只可一二行若太長則似一幅挂屏非楹帖也又似文章後束二比或又似一闋滿江紅云云觀林王兩公之言皆拈出此中三昧何地山侍郎則曰長聯短聯皆要有法能脫去文章語詞曲語即

長聯亦自超妙若爲之不合法程卽五字七字直兩句律詩耳所言亦深切著明然補帆地山作實均簡淨名貴如補帆題浙江臬司署大堂云堂前草木新栽春色自留生意在門外湖山不遠淸光先照我心來又福州新脩繪春園其地相傳爲耿藩別業現改勸桑局幷爲同人游讌之所題云如此園林志乘無名誰是主不妨冠蓋遊蹤偶駐且看花又題云水石爲隣況有桑陰連十畝雲霞出海可無榕蔭在三山又題江西省新建江安會館云聯襟集羣賢都看五色雲中恩逈日下停驂

逢盛會猶憶百花洲上春到江南又題浙江孝廉講院
時已暈移粵藩云雲路及時登盼諸君同詠霓裳傳來
南海風帆隨處好許他日重攜文酒泛到西湖又題福
建撫署大門云舟行瀛海南頭正三島風清十洲雲朗
人在嵩山頂上看庭前草色門外樹陰又寄題京城重
脩揚州新館云海嶠望京華五朵雲開共沐恩光迎北
斗珠巢巷宴會二分月到更饒春色勝江南館在珠巢
街爲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東臺五屬鄉會士子所居者
以上數聯筆勢飛舞一氣相生地山所謂合法程者斷

推此種若廣東應元宮東廳補帆題云繞廊雲烟收一覽出山雷雨慰羣生則予早卜其有封豎之度矣地山在粵東題新建陽江廳試院大堂云萬里下征軺從羚峽南來見此邦民物山川可躋列郡千間開廣厦對龍峰西峙願多士文章事業勝似前賢又題廉州試院餘園欣賞樓云闢地無多却分廣厦數椽門逕不容人迹到論文有暇試上層梯一望海山勝向畫圖看又題廉州府署還珠亭云太守昔稱廉千載還珠傳盛事使君重起廢一亭流水喻澄懷又題龍川縣通衢司景韓書

院云此鄉爲閩嶠𨔶衝前朝戰壘猶存宜以詩書迴獷俗其地有昌黎遺廟多士講堂新立固應山斗奉名賢又題江西省江安會館云俱是宦遊人從大江南北來追憶昔賢猶傳鹿洞學規蠡濱政蹟會爲持節使登匡廬左右望瞻言故里如見白門烟樹黃海雲濤又輓蔣樸山中丞云同館十六年內參侍御外歷封圻遺愛在人應懲棠陰歌召伯隔君一萬里遠望函關近瞻廬阜招魂何處空懷竹逕哭元卿又輓吳竹莊方伯云君爲百皖福星武能戡亂文足經邦憶昔年驛館停驂會聽

鄉人歌子產我念雙江舊兩棨有遺書篋藏贈稿待他日蠡濱返櫂定攀墓樹弔徐公憶戊辰冬濬師之官粵東道出皖江與竹莊晤聚數日民生吏治悉力講求非尋常庸庸碌碌者比乃年未六旬遽捐館舍讀地山輓語可以盡竹莊生平矣地山所撰楹聯最夥此則錄其尤著者耳濬師嘗題嶺西道署儀門云重門洞開要事事勿負寸心方稱良吏高山仰止莫矜矜不持一石便算清名昔包孝肅守端一硯不攜亭有見於今之官場積習故更進一層言之非於孝肅有異同也又端州北

門外寶月臺四面荷花星巖拱峙爲名勝之最臺已頹廢濬師鳩同人重興之亦題一聯云對面即星巖七朶芙蓉呈綺麗貫心傾露謐一池菡萏正芬芳謬爲諸君誇贊附錄於此覩補帆地山手筆正如葉公之好僞形見眞龍而失色矣

蕉軒隨錄卷六終